

沈啓无印象

果庵

雷迅兄畫了一幅沈啓无君的速寫像，是當沈君在中大附中演講時畫的，惜當時我沒看見，雷兄也始終沒告訴我，最近我才在美術室看到了，覺得很有一「頗上添毫」之妙，因此將此畫寄給克德兄，轉刊中副，但又一想，沈君已回去很久了，刊此難免有冷飯之嫌，不能不配上一點文字作爲說明，這便是寫這篇短文的動機。

此番全教會議，使我重會到別離多年的師友，并認識了好些心儀已久的人物，如沈君殆即其一。對於沈君，我不是在語絲上認識的，還是因爲「現代」上刊出的知堂翁日記裏，有「啓无來」的字樣很多，才引起我的注意。又我對於沈君的散文，沒有對他的詩印象深，而我的老友，如常在「現代」「文飯小品」等處發表散文與詩的「南星」君，又是沈君的學生兼同門，南星的詩，頗與沈君有近似處，蓋用閑風味中，加以沖淡之趣，若比古人，或韋應物而浩然最近也。民

國廿七年冬，沈君在知堂翁書齋遭池魚之殃，使我受很大衝動，後來聽說他並沒有受多大影響，方始釋然。那時在「湖風」或「中國文藝」上還偶爾見到他的詩，我由詩篇的風格推斷，以爲他一定是屬於肺病型的頹長瘦削的江南才子，那知這回在中央大學第一次遇見，却是滿面健康色的丈夫，面唇上又鬚鬚頗有髭，馬褂穿得很整齊，如果不說是教授，倒頗可算一位簡任官吏了。

那一次初遇，是在樊仲雲先生宴請華北各教授的席上，他是第一位來客，我推開客廳門去招待時，一見面就說：「果厂吧？我是×××」。我好像也有了什麼特別的標記，一下就被他喊出名字來。在宴會的酬應場面上，大家是不好談甚麼的，一連開三天會，大家聽膩了八股式的議論，和許多慨當以慷的牢騷，老實說，我還是抱着一說開會一文的態度，對於會議本身，并無若何敬意，倒是看看那些早已知道了名字今日才有緣相會的面孔，比較還有點意思。好像第一天會議後，我到中央飯店去拜訪他，順便還看幾位老同學舊師友，適逢日本文學家林房雄也在，林君是個兵士型的人物，說話很率直，光頭，與我倒是老同志，中國話學了不多久，馬馬虎虎能說幾個字，但那種天才亦就相當可佩服。我同啓无說

了許多關於舊朋友的話，以及許多人的消息。啓无說在飯店住很嘈雜，開會完了，擬到滬一行，可以會見上海諸友，回來也許住到我的學校裏，我表示竭誠歡迎，并即說定到時必請他講演。

我的亂七八糟的事很多，啓无走時，也再打招呼。過了差不多一星期，我晚間被一個人約了去洗澡，在南京洗澡也是不好解決的大事，去早了浴室尚未燒水，去遲了等不到盆子，所以有人定好座位請去沐浴，倒是很難得的，不能辭謝，我連晚飯都沒吃，就去赴一浴，回家已十點，才知道沈君從上海回來了，親自到家中來找我，因不在，又回到福昌飯店去了，福昌算南京第一等旅館，茶房等都是北平人，沒有海派惡習，我很奇怪沈君何以不住在我的學校裏而住在這樣奢侈的地方。次晨，打電話去找他，正碰到一個最熟識的在餐廳服務的茶房，他一聽語言就知道是我，所以很快的便把沈君請了來，我才知道他已經到京兩天了，并且已在樓上看見我從樓下經過兩三次，原來我每天去中大上課，是必須經過此地的。

我立刻到飯店去訪他，他的房子向東，正可以看街道上的車馬。房金不過日

金十元，比起中央來，實在不算貴，可是環境要好得多了，至少在我們書呆子是有此感覺。這一次會面，可謂長談，由上午九點至十二點，不停止的談着，從南京的風土談判許多「新的掌故」，由事變後談判事變前，這種話，只有在談着的當時，感覺有意思，若想在事後追記，恐怕很難的。總之，我從沈君話中了解許多想要知道的北方現狀，如大米賣到四百餘元，麵粉在一百四十元以上，俞平伯郭紹虞諸先生的動靜等等，同時我也告訴了若干他要知道而恰爲我所清楚的問題。十二時左右，以酒量著稱的陳柱尊先生來了，我約了他們兩位到泰山飯店吃午飯，後來我們是戲稱此次爲「一登泰山」的，因爲第三天晚上又去過一趟。啓无的酒量也是有名的，這天特別要了「洋河大麴」，可惜店家沒有，於是只吃四兩白酒完事，陳先生照例在晚間吃酒，中午絕對不吃。飯後我和他步太平路而南，把舊書店巡禮一週，在上海書店買了好幾本我們認爲很八股的刊物，但還來人却看了還新鮮，又在翰文書店買了一部支那內學院版的錢函心史，印的還不差，價至十六元，薄薄兩本，竹槓不輕。

請他講演就在次日，因啓无好像有點要辦的事情，所以在京至少還有兩三

天勾留，我約好時間是十一點半，派了車子去接他，不意他打電話來說車子未到，要自己來，我很急，親自跑到學校附近一條巷口去等，結果他還是坐了去接的車子來了，講演是對了初中二三年級的青年說的，故沒什麼學術上的議論，只是平易懇切的幾段話，却也很感動人。這天午餐在我家裏，菜很簡單，酒則是黃酒，前幾天陳柱尊先生宴錢稻孫先生，我曾在座，錢先生講在北平買酒也很困難了，好的南酒尤不易得，於是錢翁開懷而飲，頗有盡量之意，我的酒是太不行，不比陳先生是飲中八仙，平日所儲佳釀甚夥。好在啓无正要在下午有事面洽，不喝也算得體，便勉勉強強吃飽了而去。再遲一天的晚上，是樊仲雲先生在泰山飯店請客，同座有龍榆生先生，龔持平先生，不但吃得淋漓盡致，談得更其淋漓盡致，我們談到女人的條件，第一還是姿美，於是去過東京的，都回憶起帝國大飯店的女給來，說那真是漂亮，可惜是可望而不可即，真乃美中不足。歸途我們大家都是走的，想不到中山東路西半天竟下起雨來，大約他們都會淋濕，我因為家中途分手，遂不知下回分解。此次泰山，稱爲「兩登」，我戲言，沈啓无兩登泰山而小南京，他爲之莞然。今天啓无所要洽辦的事已竟完全辦好，故精神格外暢

快，並且決定最短期間，就要回去了。

果然，我於翌晨去看他時已在準備行裝，當時他正在給雨生寫信，彷彿是說到廢名和章叢蕪等，對於中華副刊某君所記之文，頗有辨正，蓋自沈君去滬後，中華幾每天有他的消息，但旅館無此報，故沈君特別向我要了，詳細的閱看。

我去上課回來，他的房間已退了，有劉詩孫君在座，我們一起到同慶樓去吃午飯，這是小得像北平的「穆柯寨」「烤肉宛」一樣的菜館，但那個胖子堂倌老李的舉動和天津口音實在有誘惑性，而菜也格外便宜，可算是「物美價廉」。飯後，我們送這位詩人飄然坐上一輛三輪車，叨上一隻雙斧牌走了，好像并不是相離有三千里；而同時我爲他拿着的兩聽茶葉，他竟忘記帶走，當我聲嘶力竭的追上還給他時，他却輕輕的笑了，「等下次我來時再拿不是一樣嗎？」

大約這詩人不久又會飄然地來了。